

飯、菜、肉

從上海來的某君，興奮地對我說：正下決心減肥，已十天沒吃飯了！臉上一副破釜沉舟的壯烈。筆者大惑不解：這麼多天沒吃飯，還能這麼中氣十足地說話嗎？怯怯地問她：身體撐得住嗎？她自信滿懷地說：沒問題，中午吃雞肉或者牛肉，晚上吃沙律、蘋果，然後空閒時吃些腰果。交鋒了幾個回合，才弄明白，此君所說的「飯」，特指米飯也。

中國人的餐桌，有酒，有肉，有菜，有飯。這種情況下，飯指的是主食。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賓主協商一致：「上飯吧！」那就是把主食端上來，米飯、饅頭、麵條都算。然而，肉、菜、飯的關係並不對等。一般來說，肉，才是餐桌的主角，然而在語言文字層面，卻是最「卑微」的。主人熱情地讓客人「多吃菜」，絕不是只讓客人吃蔬菜；至於請「吃飯」，當然是好酒好肉都有，是個包羅萬象的「大詞」。

總之，就語言範疇，飯＞菜＞肉；至於餐桌上的地位，卻又截然相反。尤其對於北方以麵食為主的地區，「飯」是絕對不會與米飯畫等號的。這類差異，其實還有好多。比如在筆者山東老家，「青菜」泛指一切綠色蔬菜，包括芹菜、菠菜，而「菜心」則主要指大白菜的嫩黃色菜心。這與南京的「青菜」、廣東的「菜心」不是同一概念。

古時，食物珍貴，菜、肉是分家的，「庶人食菜」「肉食者鄙」，達官顯貴才能吃到肉。但歷史在發展，胃口也進化，「菜」這個字便悄悄膨脹了起來，東坡肘子佛跳牆，麻婆豆腐三杯雞，只要是能配飯下酒的，都歸「菜」管。《水滸傳》裏，菜和肉的分野還是很清楚的；但到了《儒林外史》《紅樓夢》，二者已不可同日而語，賈府裏就是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肉也就夾雜其中。



親子時光

自從七月一本地中小學和幼兒園放暑假後，早晨河邊的親子活動就頻繁起來了。天氣不太熱的時候，一大早能看到有父母帶着上幼兒園、小學的孩子晨跑、騎自行車，或母子一起欣賞盛放的花。

不過，親子活動考驗的似乎是成人的體力、毅力和耐心。適逢盛夏，晨練那種要求父母早起，熱得慌且累得慌的活動每月最多發生一兩次，難以為繼。某日見到公園長椅上一位母親監督兒子做作業，讀課文。旁人問起，她說暑假每天看着兒子學習兩小時，「時間不算長」。但男孩顯然和母親想法不同，一會兒要喝水，一會兒要紙巾，惹得她不耐煩地大吼：「你事兒咋那麼多？」

親子關係會受「代溝」影響。一早兩位推着嬰兒車的母親在交流。其中一個對婆婆心懷不滿，訴苦說女兒打疫苗後起了疹子，她覺得不該吹風，婆婆偏要在家開空調、電扇。她提出抗議，婆婆居然「嘴」她：「外面還有天然風呢。」當媳婦的對朋友複述此事，憤憤不平地反駁：「自然風和空調風能一樣嗎？」

還有一位祖母帶着孫輩散步，女孩邊走邊呱呱抱怨，說被媽媽體罰教訓，屁股上打得「青一條紫一條的」，外婆表示媽媽做得不對，會和她談談，未知後事如何。

親子關係還會受到社會影響，尤其容易被商家操控。暑假期間，學期中生意火爆的「託管」機構暫時偃旗息鼓。不過老闆很有商業頭腦，趁着這個空檔分出一半店面重新裝修，推出「現烤鮮肉漢堡」，顯然精準把握了受眾人群。

養兒不易，在紛繁蕪雜的現世更是如此，也難怪父母如此焦慮。



代號007的詹姆斯·邦德是「007」系列電影裏的特工，綽號行者的武松是小說《水滸傳》裏的英雄。兩人都是藝術創作的產物，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有趣的是，兩人都有自己的墓。詹姆斯·邦德的墓在大西洋中心的法羅群島，這裏是電影《007：無暇赴死》的取景地之一，在這部電影裏，詹姆斯·邦德身負重傷，慨然赴死。從網傳圖片看，法羅群島的風景絕佳，給人孤獨而壯闊之感。

武松的墓也在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那便是杭州。不過，杭州之美在

自然更在人文，暖風拂處，盡是煙火繁華。現在的武松墓是二〇〇四年復建的，原先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毀去了。我外婆親見過未毀的武松墓，八十年代電視劇《水滸傳》播出，她多次念叨武松是葬在杭州的。

杭州武松墓裏的武松和《水滸傳》裏的武松是否同一人？難以考定。早於《水滸傳》的《宋江三十六贊》中就有武松的記載。史籍還記載，北宋時有個浪跡江湖的賣藝人武松「貌奇偉，嘗使技於湧金門外」，被杭州知府高權招募為提轄。後來，

武松與「007」

高權得罪權貴被誣罷官。武松也受牽連。繼任知府是個仗勢欺民的官二代，被武松刺殺。武松也因此慘死獄中，百姓葬其於杭州西泠橋畔，立碑「宋義士武松之墓」。

不過，今天杭州的遊客，路過武松墓時，絕大多數人和我外婆一樣，都將墓主認作那位打老虎、殺豪強、懲惡霸的武二郎而投以敬意。詹姆斯·邦德的虛構性或許比武松更強，他的墓地處更加偏僻的海中島嶼，但依然有人前往憑弔。我想，這大概就是文學藝術的魅力吧。若是詹姆斯·邦

德和武松相逢，兩人語言不通，未必認同對方的言行，卻很有可能惺惺相惜。因為兩人身上都寄託了正義、勇敢、不屈等人類共同價值，而文藝將其轉化為具體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故事，使之更可信可感，也更能在人們的嘴裏和心裏傳播。



有魚有水的知足(上)

表作。

畫中，瓶子與魚被削碎後重組，一如碎裂的生活片段在畫布上重新拼接。我們僅能看到些微的灰褐與土黃色構作，幾乎難以辨識瓶與魚的形。這一幅畫，乍看難以親近，但只要多看幾秒，卻又發現其中的溫柔與秩序。那是一種幾乎抽象，卻又具備生活質感的視覺語言。

魚和瓶，本是最日常不過的物件，卻在布拉克的筆下，獲得了一種抽象後的寧靜與安穩。瓶子與魚不是平凡之物的拼貼，而像是一種生活的寓言：瓶中的水，加上從水而來的魚，有魚有水，豈不就是生存的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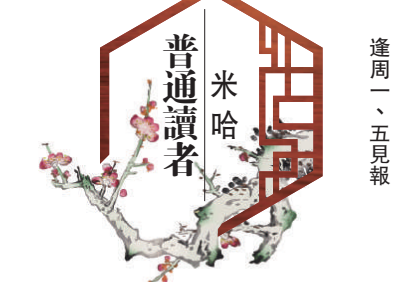
嗎？布拉克將魚和瓶並置，是不是隱喻着某種被現代生活壓碎的細緻日常呢？

我們很少花時間去看一條魚的形狀、顏色、質地，就像我們很少靜靜看着餐桌上的瓶子。我們習慣讓自己與物品保持一段冷感的距離，只在需要時才讓它們被看見、被使用。可是在布拉克的畫裏，這些東西卻不是功能性的，而是安靜地存在着。

布拉克不像畢加索那般急於表達某種強烈的情緒或批判，他更像一位廚師，總是慢火細熬地煮一鍋魚湯，不張揚、不急躁，卻讓整個空間慢慢充滿味道，他以當時嶄新的美學語言，

慢慢充滿了現代藝術的一個新殿堂。

布拉克說，他的作品「沒有圖像學的評論，只有畫面的空間與結構」。於是，這幅《瓶與魚》，彷彿也不在說什麼大概念，而是在提醒我們：生活就這麼簡單，有瓶，有魚，有水，有靜。



真相

性具求知的慾望，所以渴求真相。

一切知識學問，最初都是由人類的好奇心引發。例如看到天上的月亮，就算小孩也會對那裏的真實環境感到好奇。若以輕鬆的方式看待未知，就會出現「嫦娥奔月」的傳說，但人類卻永遠只曉得月亮是夜裏的一個遙不可及的發光體；相反，若以嚴謹的態度處理，一直尋索，就發展出太空科技和天文物理學，人類才能不斷增加對月球的認識，甚至要太空人登月，以求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地球的文明，若不是歷代皆有人鍥而不捨

地想揭開種種謎團的真相，也不會出現我們今日置身的世界。由此可見，尋求真相不是沒有價值和意義的。

縱然從生活經驗可知，許多事理人情，由於時間流逝、證據消失、當事人隱瞞等因素，真相可能永被埋藏，許多問題亦始終找不出答案。然而真相大白，固然大快人心，但即使沒有結果，卻往往在思考、探索、討論和研究的過程中，已有效促進人們了解、學習、反思、改善和進步，有時表面上看似徒勞無功，實際卻得益

匪淺。

過去不能改變，但來者可追。以「知道又可以怎樣」去抹殺別人追尋真相的價值，真不知是對事情沒有興趣還是不想面對。



粉彩桃蝠紋盆珊瑚菊花盆景



以紅珊瑚和各色料製作而成的九朵菊花。匠人們將珍貴的紅珊瑚切割成薄片，通過金屬絲控緊與黏接，巧妙塑

造菊花自然形態，每一片花瓣都經過精心打磨，細膩程度足以展現出菊花特有的紋理。花枝上點綴的葉片採用染色象牙製成，與紅色珊瑚花形成鮮明對比，視覺上營造出強烈的藝術張力。

承載珊瑚菊的粉彩桃蝠紋瓷盆同樣值得玩味。盆身繪製的「蝠」諧音「福」，壽桃象徵「長壽」，寓意「福壽雙全」。此類紋飾組合在雍正、乾隆時期尤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壽桃的繪製運用了典型乾隆粉彩技法，以細膩顏色漸變表現果實立體感，展現高超繪畫技藝。

與故宮館藏其他菊花盆景相比，

此作品在材質選擇上獨具匠心。據研究，清宮製作菊花盆景常用玉石、琉璃、料器等材料，而以珊瑚為主的實例稀少，既因珊瑚珍稀，也因其加工難度較大。這件盆景是工藝與審美的結晶，凝聚了清代宮廷對吉祥與自然的美好嚮往。



愛你愛到竊實你

作為「肉體恐怖」（Body Horror）電影新貴，米高·山克斯導演處女作《長相竊守》竟讓我想到去年話題電影、狄美·摩亞再闖事業高峰的《完美物質》。

電影講述男女主角拍拖多年，決定離開家人朋友，搬到鄉郊展開新生活，卻因一次爬山，在山洞裏意外接觸到神秘水源，身體開始變得不尋常，一開始稍微跟對方接觸久了，雙方肌膚便會自然黏合，後來即使是睡着了的無意識狀態，身體都會不受控，如磁石般彼此吸引，誓要竊住對方不可。最後甚至不只黏住那麼簡單，更是進一步結合、融合起來，勉強分開，只會招致血肉模糊的慘狀。隨着謎題逐漸解開，雖然過程噁心恐怖驚心動魄，原來那才是愛情終極而完美的狀態——真真正正永不分離。

有趣的是，電影初段，其實交代了兩口子關係漸漸變淡，後來還

進新居，矛盾更多，但偏偏身處陌生地，更覺生活只剩下彼此。二人身體異變，就像迫他們做出選擇：如果做不到無痛分手，要不要引刀一快？簡直是一對戀人的殘酷考驗，或詛咒。

不知是寓言還是神話，最初的人類，是兩個人背對背縫在一起，《長相竊守》的構想，只是把人類回復原始狀態。至於《完美物質》，不是由老去的自己，分裂出年輕的自己，一分為二嗎？難怪看《長相竊守》時，會想到這套電影。到底是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更好？看了兩片，你會知道答案。



聰明的貓貓

親戚家有隻小貓，黑白灰魚骨紋身短，很聰明，會直覺區分陌生人的好壞。若是愛貓人，此貓會主動湊上來聞聞，腦袋過來蹭蹭，若是討厭貓的怕貓的，牠自進門起就會遠遠躲開。

動物的本能真是神奇，就在陌生人開門那瞬間，是氣味？是氣質？還是氣場？不知是什麼左右了牠的判斷，比人類一見鍾情更不講道理，卻似乎正確得多。人的一見鍾情未必善終，多的是蘭因絮果，貓的本能使牠利益最大化，不過喵喵兩聲，換來一通順毛按摩抓癢癢，不比自己親力親為方便多了，指不定還能換來美味貓條呢。

可能第一隻成功跳進人類穀倉的貓已經具備這種區分人類個體的本能，否則它就無法順利住進人的穀倉。一開始這隻小獸大概還需要與屋子主人對峙，一人

一貓劍拔弩張，一方想「哪裏來的野東西」，另一方想「進來看看又怎麼了」，好在本能判定正確，此人並不會抄傢伙對付小貓，最終大人不記小貓過，既然你幫我捕鼠，白住我家也就罷了吧。

人類對毛茸茸軟乎乎的生物抵抗力有限。貓不但長相可愛，據說平時的咕嚕聲不但能強健自身的骨頭，治癒傷口，也能安撫鏟屎官的情緒，養護心臟。兩種生物一拍即合，互惠互利，乃至於貓逐漸拖家帶口登堂入室，冬天跟人一起坐在爐前分一杯羹，同睡一袋稻草席，處處同行。

